



聖王兩先生經

全
本

仁
1604
/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814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仁13
1604
1-8





劉涓子點校此書子口

太史公傳蒙狀以為

子同時今觀其書所載魏

世岳事魏世岳即子四子所見梁

惠王太史公傳甚信然其書

又載此子見魯之哀公魯之哀

序



公生春秋之末當孔子時
則莊子又與孔子同遊
於魯其言前後舛錯若此
其為後人所竄入無疑故
其為書所謂汪洋淩厲
者毋論第其間有可解者

有不可解者有不得不解
者有不必解者在讀者會
其意則可雖然莊子自稱其
書和以天倪日以曼衍吾安知
其所謂魏也魯之哀者非
說其跡而曼衍其辭者耶

吾安知其可解者之非不
可解不必解者耶吾安知
其非支離遁世而寂然自
混於堅白異同之流者耶
解之者自向秀而下無慮
數十家惟宋林慮齊氏

以義頗著於近代然向之
而訂之山子而釋之恐非
莊子曼衍謬悠之意求其
隱約連綴深中肯綮則宋劉
湏溪氏為最若兩家者即
使蒙以杜復生直可與之印
序

証矣

武進徐常士口撰

莊子鄮注序

注莊子者鄮子玄而下凡數十家而精奧淵深其高處有發莊義所未及者莫如子玄氏蓋莊文日也子玄之注月也諸家繁星也甚則燭火螢光也子玄之注在前而諸家不熄譬之毛嫵西施在御而粉白黛綠者猶然累：爭憐未已也近世金陵焦弱侯並行老莊翼蓋全收鄮注而翫及諸家趙女吳娃俱充下陳余則去諸家

而單宗部氏迴頭一顧六宮無色昔人云非部
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部象知言哉余故進之進
之與莊子等也或曰注出向秀部氏竊之更注
稔水至樂篇遂以名已然未可知今人知部
象而不知向秀有幸不幸焉余弱冠時所遭多
變菴戶日讀莊文部注沈面濡首廢應酬者幾
兩月嗣遂如痴如狂不復與家人忤尔遂不與
世忤一切委順蕭然至今後讀佛乘漸旣水釋

然則莊文部注其佛法之先驅耶

乙巳九月朔自長溪還拙園舟過南官蕩真實
居士馮夢禎開之父題

南華經小序

余始有事於南華而彙集諸家評點擇其最以
從偶語與友人凌君寔氏渠教掌謂余曰莊子
一書久爾沉錮如果一新誠為快舉笑竊怪杜
點立都濫觴堪為識者鄙免祖以棟家藏有劉
涇溪杜本此亦海內罕覩者當出篋以示余因
得是集如獲百朋既而細閱諸解唯晉郭子玄
首出并菴先生嘗有非郭注莊寔莊註郭之語

則子玄已久膾炙人口矣茲不可不載者第千百立之下恒以臆見懸揣千百立之上恐讀莊子不易而讀子玄書亦不易耳唯得鄭解劉評而益之微既闡矣自兩家而下更有吳麗王元美其評隲南華猶未行立故并著之而諸家評釋標為某曰某曰附之首云

吳興沈汝紳薦卿父撰并書

南華經總評

王介甫曰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訟也
李性學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
稷之變

陳君舉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撫實而有文采
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
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
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立之士
其孰能之

王元澤曰莊子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

將以去其昏、而易之以昭、此歸根復命
之說剖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
於心而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
者歟蓋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
無以明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
應則駕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
意則忘象得象則忘言此亦莊子之意有冀
於世也

又曰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
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
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
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
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遠時不同而
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
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楊用脩曰莊子為書雖恢譎佚宕於六經外譬

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神
鬼變幻要不可闕古今文字每奇之顧其字
面自是周末時語非後世所能悉曉然尚有
可徵者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乃大射有
司正司獲見儀禮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
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如
此類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
者或敷演清譚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湯

曰此文字奇處妙絕又惡識所謂奇妙千八百載作者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
又曰申子卑之施之以名實莊子宏遠剖之以道德讀其內外篇無非闡其陰陽極其玄冥吾舉其偏以槩其全則曰翱翔于無為之側逍遙乎廣莫之野近之矣蔽之矣然則莊子之與申子可同日道哉

又曰逍遙遊莊生一生得力處
凌季默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搖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僊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

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王元美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鑄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峽決而河瀆也窈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楊升菴題劉涓溪小引

廬陵劉辰翁諱孟辨涓溪於唐人諸詩集及李杜蘇黃大家皆有批點又有批評三子以義及點校史漢立說新語士林服其賞鑒之精博然不知其節竹之高也余見元人張孟浩贈涓溪詩首陽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李已淵明頭上漉酒巾義熙以後為全人蓋宋亡之後劉公竟不出仕也噫是與伯夷陶潛何異哉涓溪私

印古篆三代人物四字自許良不為過張孟浩
蓋亦同時合志者他如陶中之謝舉羽徽州之
胡餘學慈溪之黃東發自以中國遺人不屈夷
狄者不知其幾宋朝待士之厚其歎可驗矣

南華經一卷目

郭子玄

南華經序

司馬子長

莊子列傳

內篇

第一篇

逍遙遊

郭子玄南華經序

陳明伯批點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氣獨化于玄冥之境而

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司馬子長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然以適已。故自王

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南華經卷一

內篇

宋林慮齋口義

劉涓漢點校

晉子玄部象註
輯諸名家評釋

明王鳳洲評獎
附陳明卿批注

逍遙遊第一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

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其弘，皆皆可畧之。

南華經卷一



楊用脩曰：逍遙遊盡性也。

篇法

鯢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益謂立人見小，如有

終之爭若知
天也有如許
界則自視其
不啻太倉一
耳鳥飛下一
字便自奇特
揚用備曰國
云魚禁鯢鱗
以鯢為魚子
字乃以至小
至大便是滑
之淵端
何孟春曰齊
如今山海經
顯於此書未
有莊子既撰

說又引此書
自証此是其
劇耳
野馬日中氣
蘇山馳在塵
之外者生物
息相吹亦以
非以野馬塵
喻下句也生
以息相吹語
精雖植物之
枝葉皆感也
隨人觀物故
有見
去以六月息
馬之亦來歎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間。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樂然也。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野馬也。塵埃也。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

任半年野馬游
絲也水氣也
一古六月非一
任半年遊絲則
遊絲矣豈水氣
乎自相反矣

集游園曰前兩
爰字與後一爰
字雖不同畢竟
是粧點其傲睨
萬物之態

本論小知因及
小年其筆墨自
恣無復初意再
舉鯨鵬與前面
所以言鯨鵬者
又不同矣非得
其自得於文字
之外不勝其纏
繞也此段之意
在實靈而大椿

善論

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
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字○法○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
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
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為。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
榮。願有餘矣。故小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
大雖殊。逍遙一也。

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所適
彌遠則聚糧爾多。故其翼
彌大。則積氣彌厚也。之二蟲又何知。二蟲謂鵬
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
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
此道遙。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性○性○各
有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
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
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
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
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
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
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
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
南華經卷一

附之其所以為
鵬者未之言
之在此
因八千五百說
及彭祖偶然偶
然

楊用備曰莊子
長春乃異端之
道

此段本與前意
不相似湯之問
棘亦不謂其
寓言之委托之
齊諧而不足又
托之湯謂如不
信誠實之其人
重舉者也然本
末不欲為變化
同異故詞、如
此宜以大小結
之

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
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
能無待也。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
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
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
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
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
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
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
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

絕則悲去。悲去而性
命不安者。未之有也。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
棘亦云
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搏扶搖雅○字○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
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其自視也與其視下也語不待辯而笑隨之矣宋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為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為逍遙也如佛說

善論

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再出之。微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故有笑。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內我而外物。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辱人。斯已矣。亦不能復。雖然猶有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雖然猶有。

空。六未是直。至都無所待而後為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六未得為逍遙也。鵬者遊之始也。萬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且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倚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冷然者。在人也。是形御之外。笑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

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待焉。則雖以一時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自然御風行。非數數然也。求之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

正者主乎萬物
之初一氣之上
無陰無陽無風
雨無晦明惟天
地與我並生而
萬物惟我獨立
矣而非以有形
杜於彼也至人
無已且無矣
功何若之有
莫濤園曰至人
知道內冥諸心
而泯絕無寄故
曰無已神入尽
道成遂萬物而
用深藏故曰

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
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
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
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
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待。然後逍遙耳。而
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
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
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
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
况有待者。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物。神人無
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
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
一。故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堯讓天
無功。聖人無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堯讓天

無功聖人忘道
神化蕩之而了
不可測也曰無
名
此又因上功與
名言之不特堯
宋榮子之所笑
也
陳明卿曰郭象
註莊鄴道元注
水經真天壤二
室

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
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
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
其所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
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
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
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
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
南華經卷一

發策

設處以見主人
詔有味

陳明卿曰不使
許由郭難居之
名由知已矣凡
過譽人者遠所
以謫之也
楊用脩曰斥鴳
之捨榆穀切鷦
鷯之巢林一枝
非若九成未儀
而音比於律九
皋一鳴而聲聞

於天也

邵康節曰庖人
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
之言君子思不
出其位
未說何言是誤
此起亦有疑

有為之域而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
反者斯由之也
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
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
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
玄應唯感之從沈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
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
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
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
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
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
之名而無任
君之實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性各有極苟足其極歸休乎君子
則餘天下之財也

無所用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天懷
諸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尸祝

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
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
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
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

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

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寄言耳夫神
人即今所謂聖人

語其遊語其神
猶儒者氣象
可以想見

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懣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穀。而獨為傷內。五穀所為。而特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正是。適接得意處。猶時女也。時是也。女與汝同。以為是汝。乃不可通。

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盲者。謂無此理。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夫聖人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礴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

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平之。人

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無往

安，則所在皆適，死生無變於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前，而

自然與。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吉會。

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

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為，亦猶越

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

天下也。故窅然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

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

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

堯也。自迹觀冥，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

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

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

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

天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

警策

形容

無窮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拆。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

中流遇風一壺千金言子有大款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也
樽不必為浮壺第欲以江湖空之慮殆也蓬者局然不得少展其意又安能逍遙哉
忘機智息慮天性自舒即此豎語而足其書

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適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

所言皆六合之外極言天者故每以天者自以人亦以天者疑之首為惠子二難自托且自解以喻托喻與舉而彼自見未嘗拘：然一答其同至天下篇又為著其平生之言不忘詭非寓也以其士於相抗者痴人之見也

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舊見即解以逍遥遊為大小各適其分竟不是之今見林解又以為形骸胸中廣大之樂近之而非也此篇大意專主至大正不以二篇小知為終即解乃篇外意林則知逍遥之名篇矣不知莊子一部書專說遊意其所謂遊非從觀宇宙之大而已則其所謂樂者亦非勝於鵬鴟斥鴳與為人所羨而已其必有所得也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莊子著書之意欲人知天遊之樂終非耳目間意若以夢蝶喻之又惡其小且未離乎夢也將求物外之大者無與海與鵬而後又不足以動言之哉杜之風其第一義使人知是寓言且識所以遊者則曼書大略可親已非其自喻有所得即是篇之作與征鳥何擇看他總說幾句便依稀恍惚入於野馬塵埃與生物之息此豈為鵬翼作注脚耶其視下也謂天也已與造物為人而出與萬物之表方是蒼蒼者之非色方知人立是非起滅生苑玄來不過如此心此目豈為鵬視下也物之與境本難言者如我出於鵬或出於人以為非鵬身安得至此以為鵬也於我何與倘知立言之意則莊子用心之善有甚於子思引飛躍之喻道者風在下培風皆不類

書傳語言與其主人遠矣

南華經二卷目

第二篇

齊物論

南華經二卷目

南華經卷二

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

而彼我

均也

南郭子綦三句画子綦已隱機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併此歛之似喪其耦外者著之矣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顏成子游立侍乎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冢冥無情耳夫任自然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南華經卷二

南華經卷二

唐荆川曰通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羅勉道曰齊物論風之形似泛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楊用脩曰內篇云之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今之隱几西向便是悟處下而語難長然不必

吾喪我三字受
用至寔我耦我
固在也併我而
喪之物倫漫何
處起便是相競
無對頭了
揚用備曰地籟
則衆竅是已其
曰冷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
風濟則衆竅為
虛林肅之萬象
唯風難画莊子
地籟一既能画
出風掩捲而坐
猶覺琴之在

耳予觀周公之
詩感發二字尤
為高妙又在子
說風之祖也
欲形實物論之
無情漫天地間
得其尤無根者
曰風知風所從
起其其所受則
其不齊者蘇矣
韓非曰竿為五
聲之長如曰唱
于喁者衆竅如
魚之喁喁也
琴一語便是
有描摸其下不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游
所不能二也。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未見若子綦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
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
哉。故都忘外內。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
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
其間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
地之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見矣。其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
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

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長
言風唯無作。作則萬
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之。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
舉眾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
者。此畧舉眾
竅之聲殊。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
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
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
分。厲風濟則衆竅為虛。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

過山水二物幸
其乘其踪雜以
七八者字而形
與散若不可勝
數妙在于喝一
語映帶前後皆
活重出愈奇調
、刀、又画中
之遠景形空之
所不盡也
說了許多窾穴
若無調、刀、
則林稍之披靡
必有遺矣
吹萬不同而使
其自已也吹使

字是兩慶小字
而倒說了

善論

此十六字便盡
是非底蘊自天
而觀小知小言
何足道哉然是
非偏起於向、
與、者知其
向、與、者則
待之亦無物矣
此下極入情之
度態
上之字助語下
兩之字強也

實雖異其於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各得則同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
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
獨非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
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
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
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類會而共成一
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
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
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
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
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
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
出焉此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耳
哉此重明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蓋知大言炎
天籟也
炎小言詹詹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此蓋寤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蓋
寐之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其發若機括
之異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此蓋動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殺日
止之異南華經卷二

三之字皆虛字
言其向者滿矣
之而為之不可
使復為之也
羅勉道曰荀子
云莫不羨麗她
治奇衣婦飾血
氣態度句法典
此同
其歌也如絨也
言其老洫也洫
不滿下洫也但
言洫則無失未
易滿矣此字義
不可忽其殺其
歌本是一休獨

者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洫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
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
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
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
其所萌日夜相代故以新也
然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耳然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

廣嘆之不足悲
夫人必至於此
此者造化也言
非造物則我不
能如此然造物
之所為因人
身而後見故曰
非我無所取如
此說得未雖若
近而可見矣然
其所為見使於
造物者人寔不
知之如曰是六
通矣而不知其
所為使
此數語甚明本

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
故自然者即我之
自然豈遠之哉
非相為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萬情趣舍不同有若真宰使之然也
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
也可行已信已可得行也而不見其形以得行
之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藏賅
而存焉付之自然而吾誰與為親汝皆說
之乎其有私焉皆說之則是有私也
南華經卷二

要解作芒味平
無所發明兩不
相入
也。然無是識
也。天理未嘗不
明。人欲自
昏。初至於此
莊子又不說仁
義何必天理
范無隱曰未成
心則惑性渾融
太虛同量成心
則已離乎性有
美有惡矣人處
在間應酬之際

有不免乎成心
即當師而求之
於未成之前則
善惡不萌是非
無朕何所不齊
知代古賢者之
稱
以知代為賢者
猶以幾危為臣

謂之不死奚益。言其實與死同。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此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人所哀者。不足哀也。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
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凡此上事。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
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
故天下莫不芒也。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
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有師。故
付之而自當。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

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
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為有。雖有神禹
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為有。故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夫言非吹也。言者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夫言非吹也。言者
有言。各有所說。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故異於吹。其言者。特未定也。我以爲是。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果有言邪。以爲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有言。

邪然未足。其未嘗有言邪。以為無言邪。則其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據此已有言。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轂音辯無辯。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道惡乎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道惡乎往而不存。皆存。言惡乎存而不可。皆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

下皆儒墨也。故百家竝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是則無是。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自彼。則不見自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也。夫物之偏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

微實乎至理者
不能此在生之
所謂達也
他語皆皆有對
酌出入類此
譬如木石在山
伐而用之毀也
以之作室則成
矣譬如用藥以
之咀之全也合
而和之可以成
劑有筋有角而
後成弓則成
而筋角則毀秦
不亡則漢不興
漢雖成而秦則

道通為其分也成也。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其成也毀也。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知通為一。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因是已。達者因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夫達者之因是豈知所以因而自因耳。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故謂之道也。

今成、毀何可
勝舉此是末也
齊多寡
善論
在事

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或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是之謂兩行。任天下之是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

毀

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物說來。然今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

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也。夫三子者。皆欲辨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此三子。唯獨好其。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南華經卷二

士

便是有物因此
念而有物有我
便是有封因物
我而有好惡立
恣便是有是非
未解回思一念
未起之時但是
胸次膠擾便是
道虧而愛成及
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便見得何
嘗有成有虧若
能如此作認皆
是切身受用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
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成乎。物與我無成也。不明。即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悅懔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

佛說無法無覺
展轉諦字皆出
於此但此處却
是文句創見非
實義也。不過謂
其初本無一字

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雖然。請嘗言之。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有始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有終則有未始有。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無終始。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南華經卷二

安得是非自以
為是未必是便
如有無推到無
處皆無亦失了

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無而未始有無也。則有未始有無也者。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有無也者。有無而未始有無也。則有未始有無也者。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也者。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
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今我則已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有謂矣。謂無是非。即復有謂。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
乎其果無謂乎。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莫
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

祖為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
對。則大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
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不足。苟各足於
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大山不獨大。其大
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
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大山亦可稱小矣。故曰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大山為小。
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
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
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
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
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既已為一
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
矣。且得有言乎。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既已

莫濬園曰無適
焉因是已言自
無適有者識風
教浪展釋不窮
為是為非竟無
了欲無適者自

有適無者之適
無則無是非而
因人之是非以
為是非故曰因
是已
楊用脩曰莊子
道未始有封為
是而有畛也鄭
注言道無封故
萬物得恣其分
域妙得莊皆
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最是
打乖在莊子則
心於其所不知
省事又快活也

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

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既謂之一。即是言矣。夫以

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夫以

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與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

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

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

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

言而。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

三。况尋其未數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各止

所能。乃。夫道未始有封。其然無言未始有常。於其

最是也。夫道未始有封。不在也言未始有常。此

言之。故是。為是而有畛也。雅字道無封。故萬物

非無定主。為是而有畛也。得恣其分域請言

其畛。有左有右。各異有倫有義。物物有理有分

有辯。群分而有競有爭。並逐日競此之謂八德。

畧而判之。齊議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

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

分之内。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

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六合之内。

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論而不議。陳其性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順其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故分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皆與我注立者論其理不議者不議其事也至春秋則往是說是非矣更有何避律然聖人亦何曾與人辯橫未豎言皆自得自得地位在懷者必少者懷之懷溫存他無恃爭也

莫術園曰立知不知之為至不知之而不知之為尤至所謂不言之言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天府

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夫物物自分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為懷耳。聖人。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彼之自辯。故。夫大道不稱。付之自稱。大辯不言。已自。大仁不仁。無愛而。大廉不謙。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大勇不伎。無往而不順。故。昭而不道。以此明彼。彼言辯而不及。不能及。仁常而不成。物無常愛。而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常愛必不周。貪名者耳。

非真。勇伎而不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廉也。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所不知偏尚之累去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分之外也。故止於。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而不知其所由來。自然無迹。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昔

乎操光即知而不知之謂戰伐是非之大者也日並出而蓬艾之間有若日者焉所謂不疎也存之蓬艾之間所以為疎也

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齧缺問乎王倪曰子彼無不常而我無不怡也

此一段淺淺入深淺是非及好惡是好惡說利害說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自知其所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有知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蛙蟻之知非於轉丸而笑蛙蟻者乃以蘓合為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耳亦自一家之知且吾嘗

林疑獨曰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強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初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

試問乎女。已不知其正。故試問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此畧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獾狽以爲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自我觀之。仁義

孰然而正之不知其辨乃所以辨也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未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順。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蠱。介於胸中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有晝夜而無死生也。而遊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無死生也。故馳

不盡求無求也
不緣道忘道也
遊乎塵垢之外
不著迹也
無謂有謂有謂
也中間遊處也
孟浪之言造次
疎率也造次疎
率乃道也
楊用脩曰莊子
孟浪之言言本
休孟字从巨从
血音莫孟與孟

卒二字不可混
為一也

萬物而不窮也。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體故而况利害

之端乎。况利害於死生。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

之。不就利。不違害。任而直前。不喜求。求之不喜。

不緣道。獨至。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

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而遊乎塵垢之外。凡非

皆塵垢也。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

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

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

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

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

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

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子

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

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

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予嘗為女

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妄言之。言之則孟浪也。女以妄聽之奚。若正聽

為大早計也。故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

亦妄聽之何。南華經卷二

陳碧霞曰參萬物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為大夢超生死為大覺衆人以魂交為夢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如

以萬物為一體。為其膠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挾宇宙之譬也。故尊卑生焉。而滑濬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脂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衆人役役。馳驚於是。聖人脂然。無波際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純者不雜。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而與變化為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糶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物謂之不然。則萬物一然也。無萬物盡然。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是以是相蘊。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然。而以是相蘊。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達人發此覺。之至言。以弔起。死之詭異。夫死生之係。雖無得。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劫。一遇大聖。釋此死生之傳者。是猶旦暮之遇也。索素精到。謂死為平常語。他輩得別齋物。者森死生至矣。誦其言。真足以笑傲玄末。向也。滑稽之雄。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予惡乎知說生之非。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少而失其故居。名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蘄求也。夢飲。

君乎牧乎即夢
為人君為人僕
者謂舉立業生
方切然有擇
於此陋哉

轉折

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事
苟變。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
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
也。則何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當死
係哉。何適。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
死而自適。其志也。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
以異於。寤者也。夫大覺者。聖人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乃知
夫患慮在懷。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
者。皆未寤也。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
乎。牧乎。固哉。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

起得也好
此段盡分明可
不必詳抄在而

欣然信一家之偏。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
見。可謂固陋矣。而神解。故
非大。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
覺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以為夢。猶未寤也。况
竊竊然自。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之談
以為覺哉。故非常人之
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
詭而不識其懸解。言能蛻然無係。而玄
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同死生者。至希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
也。邪。若而皆。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
南華經卷二

待彼也耶五字
彼字本無所指
猶言待彼待何
人耶但以此即
死語在此則為
冷語者悟入耳
林以彼為造物
即淺之甚矣我
與若與人皆不
相知及其相知
又只在我與若
之間耳而猶待
彼也耶不言之
妙不波不此非
在子不能言非
識者不能與此

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
黜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
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使同乎若者正之
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足信也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相非耳亦不足據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

言也

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士
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自
正也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
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
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更對故無辯無
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和之
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陸長庚曰：祥者，曾向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楊用脩曰：王達詩云：有時須問影無事，則書字棄置如天外，平生似夢中，蓋本此。

罔兩影邊之談，薄者蝸蝸既化，而蝸翼猶存也。影已無形之物，罔兩又非形之比也。寓又寓者，也。言奇文奇事，又奇特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寧者皆無所待，則俱空矣。純附蟬翼影喻，罔兩也。微乎微者也。吾更波汝和。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
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
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
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
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
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
故。而責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
所以哉。待。而尋其
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吾待蛇蚘蝸翼邪。若
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蛇蚘蝸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惡識。
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形。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
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
不足以物眾形。故明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
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
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各自
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
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
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
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
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
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
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
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

夢覺齊人物齊
小大齊是非齊
生死齊是正齊
矣齊又齊也他
人於此及在齊
上收結他却冷
轉一語翻盡從
前許多話柄曰
周與胡蝶必有
今矣不知者以
為尚生分別知
者以為人牛俱
失之也也言
似反

在莊周則以夜
未之為胡蝶夢
也胡蝶在波
又今者之
變為夢也曰不
知周之夢為胡
蝶與胡蝶之夢
為周與這個夢
覺須有個分別
處曰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矣
此一句似結不
信却不說破正
要人於此參究

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
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
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
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
所尚已存乎胸中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
何夷之得有哉

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不知周也方其

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
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

觀之知夫在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自周而

而哀死者誤也言故稱非夢也未必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

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

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周與胡蝶

則必有分矣大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

無分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掉而今不遂存故

也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

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

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或謂莊子欲齊物論非也欲齊則愈不齊矣不是齊他物論是自有得他物論自有齊

看齊則心平則無物論矣物論謂指戰國時學問六非也天地間自有我即

有是非是非齊齊事業六極謀論戰爭與廢生與成敗死生皆是非也身外無第二物切

於此矣此不足動皆不動矣齊為上

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自是開漫無限

齊物論其故要三以不齊之求其齊乃不可齊矣諸君子所以失者以其齊也



